

莆陽文獻

三

莆陽文獻列傳

梁陳

鄭露傳第一

鄭露字思叟其先出榮陽過江入閩遂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麓焉至陳時莆猶未為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據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持作篇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與學吳四輔源謂露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為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

莆陽文獻傳

以湖山之絕響振之莆之衣冠文物實曰露兄弟開先之也後人因稱為南湖三先生云

出雲原公事

鄭露傳第一

唐  
林蘊傳第二

林蘊字夢復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書經目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汀漳觀察多鬼者無鬼論刺史樊泯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華蘊蒙適饒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兄藻少有志尚恥爲選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

蕭陽文獻傳三

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讀書於龜巖學成乃負策而西薦蘊相次明經及第藻以詞賦推貞元七年進士省試合浦還珠賦藻成假寐恍惚見人語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援筆脩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蕭人第進士自藻始官至殿中侍御史蘊亦嘗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故不見取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

使韋臯辟推官臯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亦惜其直陰戒刑人第抽刀磨其頸欲脅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奴輩礪石邪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鄆郊西極開龍不數百里爲外域涇源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旌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凌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

蕭陽文獻傳三

定制禮今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殛命契作司徒今以卑位錙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虛從史于臯其罪大而刑輕農夫一人給百口錢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餓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弊蘊亦韋臯所引重然其專制感憤關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時掌書記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

朝出爲邵州刺史

結兒唐書  
儒學本傳

林蘊傳第二

蒲陽文獻傳二

林攢傳第三

林攢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事塞垣貞元初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水漿不入口舉葬事自埏塋號與兄弟同負土作塚未窆有白鳥來甘露降旣窆廬墓不去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霽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雲四合欬成甘露移時不消白鳥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守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特號闕下林家

出唐史  
傳等書

南陽文獻傳三

黃璞黃滔傳第四

黃璞字德溫其先光州固始人晉馬南浮徒候官至璞始遷莆之涵江黃巷登大順二年進士調尚衣監主簿乾寧初改崇文閣校書郎致仕初黃巢剋建州軍中謔曰逢儒則辱師必覆及入閩過璞家令曰此儒家也戒炬弗焚璞善於詩歌一時著述潘鎮無不傳誦所著有霧居子見唐藝文志及閩中名士錄傳于世子五人仁藻著作郎仁渥太子正字仁滔御史中丞行仁渭著作郎與璞同時館職號一門五學士庶子仁渥擢武舉志出方

蒲陽文獻傳四

黃滔字文江璞之從弟由候官遷莆之東里號東黃滔乾寧初擢進士第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累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未幾朱梁移國足跡遂不復西中州名士若李洵韓渥羅隱崔道融輩避地閩中悉主於滔其文字雖不顯於中朝而僅見於閩中所為碑碣然至今推論莆文章家以滔為初祖云名公事有泉山秀句集行於世見唐書

黃璞黃滔傳第四

許稷徐寅傳第五

許稷字君苗少因入關遇陳舍人誦等會飲有輕稷

語稷投盆憤排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

貞元十八年進士工歌詩嘗為江南春三首詞甚綺

麗後歷南省員外郎終衡州刺史出名士傳

徐寅字昭夢博學經史尤長於賦朱溫以梁國兼制

四鎮寅投所業引見問無雲而雨溫索詩寅遂成一

絕有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溫大

喜乾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溫欲移居於

要稱夢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難敵寅因飲下

酒溫諱懼遂製遊大梁賦以獻溫讀至千年漢書定

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妃望英風而膽落愈喜今兵士

諷之一字酬一縑不責前慢寅得免歸卜居延壽寺

上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如今

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叢泉州刺史王延中

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為樂久

之辭歸以疾卒有詩賦及探龍等集行於世出何寅

詞賦綺麗不類古體遭值亂間關客賊中遜辭迎

禍不可為典則七世孫銳鐸同舉熙寧九年進士鐸

第一時有龍虎榜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昭元之稱

出事鐸官終吏部尚書見本傳

許稷徐寅傳第五

蒲陽文獻傳五

翁承贊傳第六

翁承贊字文亮父巨隅蒙王府諮議參軍承贊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閩平四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監軍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主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沐莊曰畫錦有詩集及宏詞等集行於世孫鑑宋景祐元年進士建昌軍判官載熙寧六年諸科希愈紹聖四年特奏名承贊從子乾度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休相繼登宋建隆開寶雍熙進士第時稱六桂處厚孫損天聖二年進士終殿中丞擢亦登第并諸科處朴子緯景德二年進士終新會令有翁氏父子詩等書

翁承贊傳第六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縣人性沉厚寡默博學善屬文  
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伍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  
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于  
白巖故墅後闕王審知辟為建州判官累遷左散騎  
常侍無御史大夫有白巖文集詩集中壘集見前志  
同邑陳束乾寧初擢進士為秘書郎後退居里中每  
與良士及王延彬徐寅輩以詩相唱和良士子八人  
元弼初仕閩為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  
于晉致書執政辭旨不遜晉昶怒以元弼僞吏獄具  
引見奏曰昶夷猶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  
足為喜得其惡言不足為怒陛下方敦示大信懷柔  
四方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晉昶奇之賜  
帛遣歸後仕職為諫議大夫職嘗欲杖御史中丞劉  
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不宜  
加重楚曦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  
為事會朱文進殺曦自立元弼抗辭不屈歸田里  
將奔建州依王延政為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  
書郎元素官至別駕元龜第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  
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郎元瑜官至

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家

八虎出志

楊在堯其先自華陰入閩居僊遊登唐天祐二年進  
士第終右補闕有文集子崇鼎為陳洪進子婿歸宋  
授明州推官終大理寺丞知惠州出清源志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宋  
陳靖傳第八

陳靖字道卿祖沆梁開平進士爲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棄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璧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參及洪進率僚吏入覲仁璧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權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競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卽寘上科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居室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貴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也田悉用賦民然

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願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第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貳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安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卽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前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餘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

說泥古多不可行也宋史靖嘗避宅為興化軍  
居于撤攬巷即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穎  
州郡開國伯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請進呈神  
宗嘉獎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  
累官大理丞餘皆以父任補官何志出  
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以靖任補太廟齋郎為長樂縣  
尉隣縣民有鬪自服毒死檄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  
有異內銀釵喉中出之若傳墨鞠之果得所服餘毒  
於其家証者得釋知雷州以公田歲入數百斛還之  
官罷州採珠戶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大子中舍知  
長洲縣以法繩富貴并其子弟一無所阿縱轉國子  
博士知連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主和惟德不  
取歲收其息以抵公帑之費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推  
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時多以調諸父昆弟之貧  
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提進士第上  
中復宇從道仁璧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  
符五年進士太常博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  
熙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監建州茶務植茶百萬本  
國課立辦呂嘉問吳玠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  
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

茶法當室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今悉陳  
利害欲進用之中復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權利作俑  
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事黔南賊熾師出輒  
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邊吏毀功者奪奪變境  
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中復以為得其人不可殺得  
其地不可守徒靡費用為他日禍貽力奏罷之歷  
廣南東路提舉刑獄事屬劉范三請聚潮梅惠皆  
騷動又與連冠合勢徽宗手札委規畫不踰月平之  
累轉中大夫召還卒中復簡淡冲粹言不妄發罵族  
誼重文契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族屬之貧者按  
察廣東日為提舉學士安仁立後以金帛遣役吏王猷  
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室如張天覺朱勝非  
諸人皆其所獎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  
故吏東西開府半門生四

陳靖傳第八

蔡襄傳第九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至襄又遷莆之城南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謫作四賢一不肖詩鄙人士爭相傳寫竊嘗者市之得厚利矣用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

聞而慮正人難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諫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在朝人不利特造為謬妄之說必曰奸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若避奸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必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又必曰彰君過夫諫臣司過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與荷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為則退而曰吾嘗論其事矣此之謂奸名默默

家無所懼駐蹕賓客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若肯過美不救之於不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顯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上下開失不顧聽斷不聽成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直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言以應之疏出聞者悚然正史闕筆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護嘗諫天下有甚惡佛者利詔取之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禁之襄諫曰昔理之福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奈何崇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使民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感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願大興工役足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事因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元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罷相

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疎而用琦仲淹  
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  
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開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  
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  
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  
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  
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  
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  
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今必開驕慢暴亂之  
源今州兵戍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

南陽文獻

列傳九

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  
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墾民田奏減五代  
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君注唐介鑒宰相顧怒襄  
趨進曰介誠任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  
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請得改英州溫成后追冊請  
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制誥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適辭職襄不草制後每有除授非  
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毋冠帔以示寵又  
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襄情吏事該笑劄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

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樵  
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倍重其事其  
於海屏會賓客以盡禮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  
哭必破重衾而後敢發喪者下今禁之徙知泉州  
照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畏其石  
為深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  
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名為翰林  
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刻蠶  
契簿書紀綱職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  
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宜妾更加榮戴而近臣知名

南陽文獻

列傳九

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  
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謁言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  
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  
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  
愛之製元舅贈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  
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  
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  
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為文  
章清適粹美有莆陽居士集行於世乾道中賜謚忠  
惠出宋史本 弟高字君山第景祐元年進士調長溪

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讎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讎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高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讎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盜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讎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簿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譴遇下吏高年少位卑

蒲陽文獻卷九

五

能不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獨喜以高為能未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與歐陽脩言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兄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收更於高之稿得片五六回相與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

化其妻妾云襄三子旬旬曼皆蚤世襄卒朝廷錄其子孫以旬之子傳守將作監薄時方二歲母劉氏撫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以養母卒不遊場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著述頗多子三人長櫛字子強大觀三年與從父仲同登進士歷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棄舊治補為政行裏家法人謂有祖風烈官至朝奉大夫次惟以政和五年同從父仲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堂籍人多疏之櫛獨事以師禮提舉湖

蒲陽文獻卷九

六

南學事時殿中侍御史張所教授潭州未知名會所自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世櫛置然曰自崇觀末禁錮元祐之學子為教官乃敢伸公論若是耶即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冒寵乎馬致仕宣和末與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櫛為謀議官櫛以書止之子頤孫師言數言皆登第次林字子堅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親事數月遇賊犯境林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櫛力戰不支遂遇害贈承事郎官其子顯後贈朝散大夫

出何仲

字仲道襄季子吳之子也仲與兄佃佃入太學俱有  
 聲號三蔡佃索寧初進士第二時從祖京當軸力欲  
 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會皇異上疏論宰相非人宜舉  
 漢汲黯故事以應天變責監溫州稅官至朝奉郎仲  
 政和五年進士遷通判徐楚鏡真四州在徐州時某  
 卒謀亂約夜半舉火仲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備仍  
 戒故級更籌叛卒火舉則黎明矣眾無應者遂逃去  
 仲追捕盡擒之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  
 中老幼號呼盈道仲聞寺宇官廨分處之且發常廩  
 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  
 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得不問未幾移滁州改知徐  
 德安和四州初仲與秦檜同舍又同年後仲以趙鼎  
 黨馬祠者累年檜一日訪仲有念舊語仲不肯干之  
 檜不樂除浙東帥司叅謀官建炎紹興間盜賊蜂起  
 仲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  
 祿耶時戚方既降而復叛仲單騎至其麾下說以禍  
 福方素聞仲威望即出就招一州賴以全活官至左  
 中大夫卒贈特進子洸居雪川以父任補官坐襄未  
 見名請于朝得謚忠惠所得俸每以賑親族之貧者  
 去朝之日囊無餘賞官至戶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從

徐鼎居毘陵軌道中第進士官終寶謨閣直學士  
 志等  
 蔡襄傳第九



傅楫傳第十

傅楫字元通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游裏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守過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奏楫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內不能平乃欲以煩剝困之檄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助曾輩負材偪視天下士獨與楫釣禮歷大谷

宋史文獻傳十

令帥曾布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蓋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叔耳耳今俯首推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經筵時曾布方執政爲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者多持兩可楫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得其中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就資善堂學擇師傳爲說書楫進侍講善中人蒞事手府者多與官僚押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敬懼

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曠行免官徽宗卽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內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特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枉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爲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寔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

宋史文獻傳十

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  
一 宋史文獻傳十 子諒友誼夫諫受諒友字冲蓋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縣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諒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諫受亦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倅新安鎮靜不擾官至夔州轉運判官從姪權求布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傳氏三龍權任太學錄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尊嚴者者蔡洵司業以權應命高氏尊之曰傅夫子及第唱名目傳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宴資正殿希龍字廷允知



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崇寧間詔具元符上告  
姓名入邪等籍希龍與馬從孫知宗字德治宣和三  
年由上舍登第調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迫境知宗  
教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冠至乘城發弩冠遁去部使  
者聞于上改秩知龍巖縣度冠發聞知宗以名卒不  
敢犯調泉州倉判海寇林元仲獨據帥葉夢得檄知  
宗往出檄示冠招撫元仲遂降官終朝請即福州倉  
判出方權子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常註釋東坡  
和陶詩出志

傅佇字凝遠博之諸孫也年十八入太學登重和元

十進士第授無棣縣主簿會金甯陷全燕來虛南下  
河管震部檄佇餉軍佇書生不習兵事初感意其  
難之而佇得檄即行飛騎曉粟軍以無乏調南安縣  
丞歲大饑民棄妻子者相屬佇請出常平錢米設安  
養院且糜粥食之民不失所明年歲豐悉訪所親歸  
之還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佇躬督其役勞費半他  
邑而事獨先辦帥張浚聞于朝持臧磨勘二年除茶  
司幹辦公事轉南劍州通判卒佇仕宦三十年先嗜  
無所增益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  
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敘族主恩造次

清陽文獻 列傳十

鎮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備為有德  
然矚取光顯奚為哉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  
大夫子汶淇皆自有傳出志

傅汶字元魯以父佇陰補官初調清流縣尉捕盜改秩  
知將樂縣時朝廷以軍興需僧貲縣他邑視民產  
均數之汶遣吏齎度牒往三山減直而售官出餘直  
以足數劬建之俗生子多不舉汶令里正籍記家給  
錢米活者以萬數多有以傅名其子者尋倅廣州帥  
司馬似以捕盜駐滿三獻中需費復奏勅滿數月為應  
汶答曰容某以三日辦之帥以為喜而未深信汶退

召獄吏具見禁劫盜分為三類一傷被主賊滿一不  
傷被主賊滿一無被主賊滿次日引鞠具得其情遂  
白帥惟以傷被主賊滿者中當處極等分遠近  
決配帥大喜悉如其言尋知賓州郡僚月休積壓沒  
至悉撥錢還之帥張南軒聞之曰耗此一節便見施  
為遂率部使者交薦而司馬似召還亦力薦之遂除  
提舉江西茶鹽事繼知德慶府所至以仁政攝終朝  
請大夫出志

傅洪字元瞻佇之子也年十九登鄉薦第紹興三十  
年進士調潮陽縣尉前後復盜登賞格者凡十數次